

我的妻子有一个刺伤了的主人的舌头
有一个会睁眼闭眼的洋娃娃的舌头
有一块难以置信的石头
我的妻有孩子笔画的眼睫毛
我的妻有温室屋顶板的眉毛
有燕子窝边沿的眉毛
有窗玻璃上的水汽的眉毛……

通篇的意象都是如此。显而易见，作者是在有意识地制造着无意识的迹象，或者说，是在意识的滤化下还原到无意识的状态。

总之，文学创作的动因是一个系统，是一个由多种心理要素组成的复合结构，我们应该摒弃那种简单化，片面化的研究倾向，辩证地，全面地考察创作动因中的各种心理要素，正确理解意识和无意识在创作中的地

位、功能和作用。我们所说的艺术创作的无意识不是一种低层次的心理现象，而是指经过艺术家、作家长期实践活动转化而来的高级心理形态，是艺术家、作家思想修养和艺术造诣臻于完善，出神入化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我们说，艺术创作的最直接的原因隐藏在无意识之中，创造性思维往往是无意识地完成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任何文艺作品的艺术创作又不单单是靠无意识来“一统天下”的，它必须经过作家、艺术家理性意识的观照、折射和滤化。因而文学创作的动因最终应该是意识与无意识互相交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结果，即便是提倡“纯粹无意识化”的超现实主义也是如此。

上海方言中的古语

现代汉语并不是上海方言的母语。如果追本溯源，会发现它们甚至都是古代汉语的嫡传同宗。证据，就是现在汉语古语词还大量保存在上海话中，为上海人所广泛使用。例如：

脛（上海话音同“仄”）比量长短。俗语有：“蛇吃鳗鲤脛长短”。恹（上海话音“丘”）不好。俗语有：“恹戏多锣鼓”。掇（上海话音近“哑”去声）抓。歇后语有：“碗里掇春饼——稳吃”。敝（上海话音近“借”浊上声）能干。俗语如：“山山有老虎，处处有敝人”。鴈（上海话音“卸”）滑（下来）。“鴈鴈胡梯”即滑梯。撻（上海话音近“啰”）抚摸。俗语有：“一只手撻两面光鲜”。榷角（上海话音“骂”）做衣服因衣角用料不够而接上的一块。颞颥（上海话音“喉急”）大声语无伦次，急迫貌。

其他还有如：襢（音“斩”，漂亮），鬻（音“铺”，水多外溢），膺（音“翁”，臭味），窟（音“忽”，“晒一窟”：睡一小觉），埤（音“皮”，层、迭），剝（音“批”，削），炀（音“洋”，火旺），揲（音“消”，揭起），埤尘（音“蓬”，泥尘），盪塞（音近“挖入声塞”心理烦闷），壅槽（音“吼召”，嘈杂），盪水（音“盘水”，水满溢出）等等。

这些词语，已为现代汉语所不见。在使用这些词语的上海人中，大多数也仅知其音其义，而鲜知其源其形。这就使上海方言在对这些古语词的沿用中，时常出现以俗字代替本字，或者两者兼容并用的情况。如上例“恹”字，俗作“邱”（《海上花列传·七》：“要好勿会好，要邱也勿会邱”），又作“歉”（《警世通言·二》：“却不道歉人带累好人”），又作“丘”等。“鬻”字俗作“铺”（《上海农谚》：“寒水枯，春水铺”）。“颞颥”俗作“喉急”（《水浒·三十八》：“喉急了，时下做出这些不直来”）。其它如：“襢”俗作“斩”、“崭”，“揲”俗作“器”、“揲”，“掇”俗作“抗”，“剝”俗作“批”，“埤”俗作“蓬”，等。俗字代替本字，是这些古语词得以保留的一条重要途径，但使用俗字，容易产生歧意甚至失落本字、本义。

（下转第80页）

(2) 哲学是一种世界观文化形式。在精神文化领域, 世界观文化也占有独特的位置。世界观文化同思维方法是紧密相联的,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实际上, 方法论本身也可看成一种世界观, 即它体现人们对“怎样活动”的观点和看法。哲学作为世界观, 它构成世界观文化的重要方面。在世界观文化中, 包括一般世界观(哲学观点)、人生观、事业观等。广义讲, 人生观也是哲学观点, 它是每个人特殊的人生哲学。哲学与世界观文化的紧密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人都有一定的世界观, 同时也就有一定的哲学观点, 而整个社会以什么样的哲学去指导、教导人们, 就决定了人们世界观的大致轮廓。哲学可看成一定时代的人们的共同世界观, 它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存在和发展, 这就使它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

(3) 哲学的真理、范畴、理论是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哲学的观点、理论都是人们的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和科学总结。哲学的概念、范畴往往以极其精练、准确的形式反映人们的观点、思想, 再现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例如哲学的“真、善、美、”、“价值”、“评价”等都已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从而贯穿到了文化的各个侧面。许多哲学家的言论、著述已成为人们崇敬的格言和人生教条, 被人们广为传颂和普遍接受, 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没有哲学, 世界会显得黯然失色, 有光无辉。哲学以其特殊的方式为整个人类文化进步增加分子和颗粒。

(4) 哲学影响人类文化的发展。我们

认为, 哲学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 是文化的一种形式, 而且哲学对整个文化世界都有影响。当我们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文化时, 我们可以称之为哲学文化, 以示与艺术文化、物质文化等的区别。在整个文化领域中, 有许多具体的文化形式, 这各种形式之间通常又是交互作用、互相影响的。哲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 它当然对其他文化形式也有巨大的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哲学同其他人类活动的相互联系之中。哲学对人的体力、体质、习惯动作、能力、人的再生产和发展, 社会政治文化、艺术创作、审美情趣、作品欣赏等都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哲学通过对各种具体文化形式的作用而加速或延缓整个人类文化的进程。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 文化史也就是一部哲学史。

此外, 我们还要看到, 在对文化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研究时, 其本身就包括着哲学分析。换言之, 我们也可以把对文化的哲学分析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 因为, 人们在考察文化的总体水平时, 总是从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全部可能的形式去衡量, 文化的哲学分析就是其中之一。所以, 对文化进行哲学思考是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 也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由此可见,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 哲学都应纳入文化领域, 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我们决不能离开文化去思考什么纯粹哲学, 而必须把它看成一种文化形式, 在它和文化的相互联系中去揭示哲学本身。但是, 在把哲学同文化相联系加以考虑时, 也要考虑到哲学文化的特殊性。

(上接第 147 页)

上海方言对古语词的单独继承、延用的界限, 有时并不十分清楚, 有些古语词也可在现代汉语辞典中同时查得。但这些词语在现代汉语中的实际使用, 相对上海话来说是很少见, 很有限的。其中有些, 甚至是作为上海方言而不是直接作为古语词收入辞典的。例如: “尴尬”、“醒醒”、“挨”、“园”、“掙”、“敲开”等。还有一些保留在现代汉语中的古语词, 它们的读音和意义与上海方言中使用的已完全不同。这当中有古语词多音多义而被分别继承延用的原因, 也有在长期使用中发生衍义及失落本义的原因。 (叶榭)